

紅樓夢

唐駘題



紅樓夢

第四十一回

賈寶玉品茶櫺翠苑

劉老老醉臥怡紅院

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着說道：「花兒落了，結個大倭瓜，」衆人聽了，鬨堂大笑起來，於是吃過門杯，因又湊趣笑道：「今兒實說罷。我的手腳兒粗，又吃了酒，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。有木頭的杯取個來，我就失了手，掉了地下，也無礙。」衆人聽了，又笑起來。鳳姐兒聽如此說，便忙笑道：「果真要木頭的？我就取了來。可有一句話先說下：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，那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這一套方使得。」劉老老聽了，心下故攛道：「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，誰知他果真竟有？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，金杯銀杯，倒都也見過，從沒見有木頭杯的——哦！是了！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。不過哄我多吃兩碗，別管他，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，多喝點子也無妨。」想畢，便說：「取來再商量。」鳳姐因命豐兒：「前面裏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杯，取來。」豐兒聽了，纔要去取，鴛鴦笑道：「我知道，你那十個杯還小；況

且你纔說木頭的，這會子又拿了竹根山來，倒不好看；不如把我們那裏的黃楊根子，盤挖成十個大套杯拿來，灌他十下子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更好了。」鴛鴦果命人取來。

劉老老一看，又驚又喜，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，那大約足足的似個小盆子，極小的還有手裏的杯子兩個大；喜的是雕鏤奇絕，一色山水，樹木人物，並有草字以及圖印。因忙說道：「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，所以沒人敢使他。老老既要，好容易找出來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。」劉老老嚇的忙道：「這個不敢！好姑奶奶！饒了我罷！」賈母，薛姨媽，王夫人，知道他有年紀的人，禁不起，忙笑道：「說是說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這頭一杯罷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還是小杯吃罷。把這大杯收着，我帶了家去，慢慢的吃罷。」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。鴛鴦無法，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。劉老老兩手捧着喝，賈母，薛姨媽：都道：「慢些；不要噎了。」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。鳳姐兒笑道：「老老要吃什麼，說出名兒來，我夾了餵你。」劉老老道：「我道什麼名兒？樣樣都是好的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把茄鯗夾些餵他。」鳳姐兒聽說，依言夾些茄鯗，送入劉老老口中，因說道：「你們天天吃茄子，也嘗嘗我們這茄子弄的來可不可口。」劉老老笑道：「別瞞我了。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，我們也不用種糧食，只種茄子了。」衆人笑道：「真是茄子。我們再不哄你。」劉老老詫異道：「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半日！姑奶奶，再餵我些！」

這一口，細嚼嚼。」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。劉老老細嚼了半日，笑道：「雖有一點茄子香，只是還不像鳳姐兒。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，我也弄着吃去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也不難：你把纔下來的茄子，把皮刨了，只要淨肉，切成碎釘子，用雞油炸了，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，新筍，蘑菇，五香豆腐乾子，各色乾果子，都切成釘兒；拿雞湯煨乾，將香油一收，外加精油一拌，盛在瓷罐子裏封嚴；要吃時，拿出來用炒的雞爪子一拌，就是了。」劉老老聽了，搖頭吐舌說：「我的佛祖！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！怪道這個味兒！」一面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酒，還只管細玩那杯子。鳳姐兒笑道：「還是不足興，再喝一杯罷。」劉老老忙道：「了不得！那就醉死了！我因為愛這樣兒好看，虧他怎麼做來！」鴛鴦笑道：「酒吃完了，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頭的？」劉老老笑道：「怨不得姑娘不認得：你們在這金門繡戶裏，如何認得木頭？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，困了枕着他睡，乏了靠着 he 坐；荒年餓了還吃他；眼睛裏天天見他，耳朵裏天天聽他，嘴兒裏天天說他，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認得的。讓我認一認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，道：「你們這樣人家，斷沒有那賤東西。那容易得的木頭，你們也不收着了。我拿着這麼體沉，斷乎不是楊木，一定是黃松做的。」衆人聽了，開堂大笑起來。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，說：「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，請示下，就演罷？還是再等一回子？」賈母忙笑道：「可是就忘了他們，就叫他們演罷。」那個婆子答應去了。

不一時，只聽得簫管悠揚，笙笛並發。正值風清氣爽之時，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曠。寶玉先禁不住，拿起壺來斟了一杯，一口飲盡，復又斟上。纔要飲，只見王夫人也要飲，命人換煖酒，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，送到王夫人口邊，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。一時煖酒來了，寶玉仍舊歸坐。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，衆人都出了席，薛姨媽也站起來。賈母忙命李鳳二人：「接過壺來，讓你姨媽坐了，大家纔便。」王夫人見如此說，方將壺遞與鳳姐兒，自己歸坐。賈母笑道：「大家吃上兩杯，今日着實有趣！」說着，擎杯讓薛姨媽；又向湘雲，寶釵，道：「你姐妹兩個，也吃一杯。你林妹妹不大會吃，也別饒他。」說着，自己也乾了。湘雲，寶釵，黛玉，也都吃了。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，且又有了酒，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。寶玉因下席，過來向黛玉笑道：「你瞧劉老老的樣子。」黛玉笑道：「當日聖樂一奏，百獸率舞，如今纔一牛耳。」衆姐妹都笑了。

須臾樂止，薛姨媽笑道：「大家的酒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罷。」賈母也正要散散，於是大家出席，都隨着賈母遊玩。賈母因要帶着劉老老散悶，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，盤桓了半晌。又說與他：「這是什麼樹，這是什麼石，這是什麼花。劉老老一一領會，又向賈母道：『誰知城裏不但人尊貴，連雀兒也是尊貴的。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裏，他也變俊了，也會說話了。』衆人不解，因問：『甚麼雀兒變俊了，會說話？』劉老老道：『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

毛紅嘴是鸚哥兒，我是認得的。那籠子裏的黑老鴿子，又長出鳳頭來，也會說話呢。」衆人聽了，又都笑將起來。

一時，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，賈母道：「吃了兩杯酒，倒也不餓——也能，就拿了這裏來，大家隨便吃些罷。」丫頭聽說，便去抬了兩張几來；又端了兩個小捧盒。揭開看時，每個盒內兩樣。這盒內是兩樣蒸食：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，一樣是松仁鵝油捲。那盒內是兩樣炸的：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，賈母因問：「什麼餡子？」婆子們忙回：「是螃蟹的。」賈母聽了，皺眉說道：「這會子油膩膩的，誰吃這個？」又看那一樣，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果子，也不喜歡，因讓薛姨媽吃，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。賈母揀了一個捲子，只嘗一嘗，剩的半個，遞與丫頭了。劉老老因見那小麵果子都玲瓏剔透，各色各樣，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，笑道：「我們鄉裏最巧的姐兒們，鵝子也不能鉸出這樣個紙的來！我又愛吃，又捨不得吃，包他些家去，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。」衆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「家去我送你一磁罐子，你先趁熱吃這個罷。」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，揀了一兩樣就算了，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，且都做的精巧，不顯堆架的，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，就去了半盤子。剩的，鳳姐又命攪了兩盤並一個攢盒，與文官等吃去。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，大家哄他頑了一會。那大姐兒因抱着一個大柚一頑，忽見板兒抱着一個佛手，大姐兒便要。丫鬟哄他取去，大姐兒等不得，便哭了。衆人

忙把柚子給了板兒，將佛手哄過來與了他纔罷。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兩手抓着些果子吃，又忽見這個柚子，又香又圓，更覺好頑，且當毬踢着頑去，也就不不要佛手了。

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，又帶了劉老老至櫺翠庵。衆人至院中，見花木繁盛，賈母笑道：「倒底是他們修行人沒事，常常修理，比別處越發好看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往東禪堂來。妙玉笑往裏讓，賈母道：「我們纔都吃了酒肉，你這裏頭有菩薩，沖了罪過。我們這裏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來，我們吃一杯就去了。」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，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，裏面放一個成窑五彩小蓋鍾，捧與賈母。賈母道：「我不吃六安茶。」妙玉笑說：「知道，這是『老君眉』。」賈母接了，又問：「是什麼水？」妙玉道：「是舊年鐫的雨水。」賈母便吃了半盞，笑着遞與劉老老，說：「你嘗嘗這個茶。」劉老老便一口吃盡，笑道：「好是好，就是淡些。再熬濃些更好了。」賈母衆人都笑起來。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脫胎填白蓋碗。

那妙玉便把寶釵、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隨他出去，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。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，寶釵便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，妙玉自向風爐上揭滾了水，另泡了一壺茶，寶玉便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偏你們吃體己茶呢。」二人都笑道：「你又趕了來做什麼？這裏並沒有你吃的。」妙玉剛要去取杯，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鍾來，妙玉忙命將那成窑的

茶鍾別收了，攔在外頭去罷。寶玉會意，知爲劉老老吃了，他嫌骯髒，不要了。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。一個旁邊有一耳，杯上鐫着「旗廬」三個隸字，後有一行小真字，是「王愷珍玩」；又有「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祕府」一行小字。妙玉斟了一盞遞與寶釵。那一隻形似鉢而小，也有三個珣珠篆字，鐫着「點犀盞」。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，仍將前番自己當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。寶玉笑道：「常言『世法平等』，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，我就是個俗器了。」妙玉道：「這是俗器？不是我說狂話：只怕你家裏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俗語說：『隨鄉入鄉。』到了你這裏，自然把這金玉珠寶，一概貶爲俗器了。」妙玉聽如此說，十分歡喜，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，一環二十節，蟠虬盤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，笑道：「就剩了這一個，你可吃的了這一海？」寶玉喜的忙道：「吃的了！」妙玉笑道：「你雖吃的了，也沒這些茶糟塌！豈不聞『一杯爲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飲驢了？』你吃這一海，更成什麼？」說的寶釵，黛玉，寶玉都笑了。妙玉執壺，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。寶玉細細吃了，果覺輕淳無比，賞讚不絕。妙玉正色道：「你這遭吃茶是託他兩個的福；獨你來了，我是不能給你吃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深知道。我也不領你的情，只謝他二人便了。」妙玉聽了，方說這話明白。黛玉因問：「這也是舊年的雨水？」妙玉冷笑道：「你這麼個人，竟是大俗人，連水也嘗不出來！這是五年前，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

花上的雪，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鹽一盞，總捨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纔開了。我只吃過一回，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麼嘗不出來？隔年燬的雨水，那有這樣清淳？如何吃得？」黛玉知他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話，亦不好多坐，吃過茶，便約着寶釵走了出來。寶玉和妙玉陪笑道：「那杯雖然骯髒了，白攪了，豈不可惜？依我說，不知就給了那貧婆子罷。他賣了也可以度日。你道使得麼？」妙玉聽了，想了一想，點頭說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；若是我吃過的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。你要給他，我也不管你，你只交給他，快拿了去罷。」寶玉道：「自然如此：你那裏和他說話去？越發連你都骯髒了。只交與我就是了。」妙玉便命人拿來，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了，又道：「等我們出去了，我叫幾個小兒來，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，如何？」妙玉笑道：「這更好了——只是你囑咐他們：抬了水，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，別進門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是自然的。」說着，便袖着那杯，遞與賈母房中小丫頭子拿着，說：「明日劉老老家去，給他帶去罷。」交代明白，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，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門，回身便將門閉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母因覺身子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着薛姨媽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。鳳姐兒命人將小竹椅抬來，賈母坐上，兩個婆子抬起，鳳姐，李紈，和衆丫頭，婆子，圍隨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裏薛姨媽也就辭出，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，將攢盒散與衆丫頭們吃去，自己便也乘坐歇着，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，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，又命捶着腿，吩咐他：『老太太那裏有信，你就叫我。』說着，也歪着睡着了。寶玉，湘雲等看着丫頭們將攢盒擺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樹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熱鬧。一時又見鴛鴦來了，要帶着劉老老逛，衆人都跟着取笑。

一時來至『省親別墅』的牌坊底下，劉老老道：『噯呀！這裏還有大廟呢！』說着，便爬下磕頭，衆人笑彎了腰。劉老老道：『笑什麼？這牌坊上的字，我都認得。我們那裏這樣的廟宇最多，都是這樣的牌坊。那字就是廟的名字。』衆人笑道：『你認得這是什麼廟？』劉老老便抬頭指那字道：『這不是『玉皇寶殿』四字？』衆人笑的拍手打掌。還要拿他取笑，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，忙的拉着一個丫頭，要了兩張紙，就解衣。衆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：『這裏使不得！』忙命一個婆子，帶了東北角上去了。那婆子指與他地方，便樂得走開去歇息。

那劉老老因喝了些酒，他脾胃不與黃酒相宜，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，發渴多喝了幾碗茶，不免痛瀉起來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廁來，酒被風吹，且年邁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覺得眼花頭暈，辨不出路徑。四顧一望，皆是樹木山石，樓臺房舍，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；只得順着一條石子路，慢慢的走來。及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着門。再找了半日，

忽見一帶竹籬，劉老老心中自忖道：「這裏也有扁豆茄子？……」一面想，一面順着花障走了來，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。只見迎面一帶水池，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；裏面碧波清水，流往那邊去了；上面有一塊白石，橫架在上面，劉老老便踱過石去，順着石子甬路走去。轉了兩個彎子，只見有個房門，於是進了房門，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，滿面含笑迎出來，劉老老忙笑道：「姑娘們把我丟下了，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。」說了，只覺那女孩兒不答，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。咕咚一聲，便撞到板壁上，把頭碰的生疼。細瞧了一瞧，原來是一幅畫兒，劉老老自忖道：「原來畫有這樣凸出來了？……」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卻是一色平的，點頭歎了兩聲。一轉身，方得了一個小門，門上掛着蔥綠灑花軟簾。劉老老掀簾進去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四面牆壁，玲瓏剔透；琴劍瓶爐，皆貼在牆上；錦籠紗罩，金彩珠光；連地下踏的磚，皆是碧綠鑲花，竟越發把眼花了。找門出去，那裏有門？左一架書，右一架屏。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，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的，劉老老詫異，心中恍惚，想道：「莫非是我親家母？……」因連忙問道：「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，你找我來了？那位姑娘帶着進來的？」又見他戴着滿頭花，劉老老笑道：「你好沒見世面！見這園裏的花好，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！」說着，那老婆子只是笑，也不答言，便心中忽然想起：「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，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麼？……」想畢，伸手一摸，再細細一看，可不是四面雕空，

紫檀板壁，將這鏡子嵌在中間？因說：『這已經攔住，如何走出去呢？』一面說，一面只管用手摸。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，可以開合。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，其力巧合，便撞開了消息，掩過鏡子，露出門來。劉老老又驚又喜，遂走出來。只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，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的酒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牀上。只說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，一歪身，就睡倒在牀上。

且說衆人等他不見，板兒沒了他老老，急的哭了。衆人都笑道：『別是掉在茅廁裏了！快叫人去瞧瞧！』因命兩個婆子去了。回來說：『沒有。』衆人各處搜尋不見，襲人故勦道：『一定他醉了，迷了路，順着這一條路，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。若進了花障子，打後房門進去，雖然碰頭，還有小丫頭們知道；若不進花障子去，再往西南上去——若繞出去還好；若繞不去，可教他繞一會子！好的！我且瞧瞧去。』一面說着，一面回來。

進了怡紅院，便叫人，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。襲人一直進了房門，轉過集錦榻子，就聽的麝蘭如雷。忙進來，只聞見酒屁臭氣。滿屋一瞧，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腳的仰臥在牀上，襲人這一驚不小，慌忙的趕上來，將他沒死沒活的推醒。那劉老老驚醒，睜眼見襲人，連忙爬起來道：『姑娘！我該死了！我失錯了——並沒弄餓了牀！』一面說，一面用手去禪。襲人恐驚動了人，被寶玉知道了，忙向他搖手，不叫他說話。忙將大鼎內貯了三四把百

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。所喜不曾嘔吐，忙悄悄的笑道：『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跟我出來。』劉老老答應着，跟了襲人，出至小丫頭子們房中。命他坐下，向他道：『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。』劉老老答應是，又與他兩碗茶吃，方覺酒醒了。因問道：『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？這樣精緻！就像到了天宮裏的一樣！』襲人微微笑道：『這個麼？是寶二爺的臥室。』那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。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，見了衆人，只說：『他在草地下睡着了，帶了他來的。』衆人都不理會，也就罷了。

一時，賈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擺晚飯。賈母因覺懶懶的，也沒吃飯，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房中歇息，命鳳姐兒等去吃飯，他姊妹方復進園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

衛蕪君蘭言解疑癖

蕭湘子雅謔補餘香

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，吃過飯，大家散出，都無別話。且說劉老老帶着板兒，先來見鳳姐兒，說：「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。雖然住了兩三天，日子卻不多，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，沒吃過的，沒聽見的，都經驗了。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，連各房裏的姑娘們，都這樣憐貧惜老，照着我！我這一回去，沒別的報答，惟有請些高香，天天給你們念佛，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別喜歡。都是爲你，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，睡着不舒服；我們大姐兒也着了涼，在那裏發熱呢。」劉老老聽了，忙歎道：「老太太有年紀了，不憚十分勞乏的！」鳳姐道：「從來沒像昨兒高興。往常也進園子逛去，不過到一兩處坐坐，就來了。昨兒因爲你在這裏，要叫都逛逛，一個園子，倒走了多半個。大姐兒因爲我找你去，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，誰知風地裏吃了，就發熱起來。」劉老老道：「大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，生地方兒，小人兒家，原不該去；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，那個墳圈子裏不跑去？一則風撲了，也是有的；二則只怕他身上乾淨，眼睛又淨，或是遇見什麼神了。依我說；給他瞧瞧

祟書本子，仔細撞客着。」一語提醒了鳳姐兒，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，着彩明來念。彩明翻了一回，念道：「八月二十五日，病者，東南方得遇花神，用五色紙錢四十張，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，大吉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果然不錯。園子裏頭，可不是花神？只怕是老太太也遇見了。」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，着兩個人來：一個與賈母送祟，一個與大姐兒送祟。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，鳳姐兒笑道：「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，經歷的多——我這大姐兒時常要病，也不知是什麼緣故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這也有的。富貴人家養的孩子都嬌嫩，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。再他小人兒家，過於尊貴了，也禁不起。以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這也有理。我想起來，他還沒個名字，你就給他起個名字，借借你的壽；二出你們是莊家人，不怕你惱，到底貧苦些。你貧苦人起個名字，只怕壓的住他。」劉老老聽說，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不知他是幾時生的？」鳳姐兒道：「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；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」劉老老忙笑道：「這個正好，就叫做巧姐兒好。這個叫做「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」的法子。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，必然長命百歲。日後大了，各人成家立業，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遇難成祥，逢凶化吉。」都從這「巧」字兒來！」鳳姐兒聽了，自是歡喜，忙謝道：「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，就好了。」說着，叫平兒來吩咐道：「明兒咱們有事，恐怕不得閒兒；你這會子閒着，把送老老的東西打點了，他明兒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。」劉老老道：「不敢多破費了。已經造

擾了幾日，又拿書走，越發心裏不安起來！『鳳姐兒道：『也沒有什麼，不過隨常的東西。好也罷，歹也罷，帶了去，你們街坊鄰舍看着，也熱鬧些，——也是上城一次。』說着，只見平兒走來說：『老老過這邊瞧瞧。』

劉老老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裏，只見堆着半炕東西。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着，又說道：『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，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裹子。這是兩個繭綢，做襖兒裙子都好。這包袱裏是兩疋綢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這是一盒各樣內造點心——也有你吃過的，也有沒吃過的——拿去擺碟子請客，比你們買的強些。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菓子的。如今這一個裏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，熬粥是難得的；這一個裏是圓子樣的菓子和各樣乾菓。這一包是八兩銀。——這都是我們奶奶的。這兩包——每包五十兩，共是一百兩——是太太給的；叫你拿去，或者做個小本買賣，或者置幾畝田，以後再別求親靠友的。』說着，又悄悄笑道：『這兩件襖兒，和兩條裙子，還有四塊包頭，一包絨線：這是我送老老的。那衣裳雖是舊的，我也沒大很穿；你要嫌棄，我就不敢說了。』平兒說一樣，劉老老就念一句佛。已經念了幾千佛了，又見平兒也沒他這些東西，又如此謙遜，忙笑說道：『姑娘說那裏話？這樣好東西，我還嫌？我便有銀子，沒處買這樣的去呢！——只是我怪臊的：收了又不好，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。』平兒笑道：『休說外話。咱們都是自己，我纔這樣。你放心收了罷，我還和你要東西

呢。到年下，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缸荳，扁豆，茄子，葫蘆條兒，各樣乾菜帶些來。我們這裏，上上下下都愛吃。這個就算了，別的一概不要，別枉費了心。」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。平兒道：「你只管睡你的去，我替你收拾妥當了，就放在這裏。明兒一早，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，不用你費一點心的。」劉老老越發感激不盡。過來，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，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。

次早梳洗了，就要告辭。因賈母欠安，衆人都過來請安，出去傳請大夫。一時，婆子回：「大夫來了。」老媽媽請賈母進幔子去坐，賈母道：「我也老了，那裏養不出那阿物兒來？還怕他不成？不要放幔子，就這樣瞧罷。」衆婆子聽了，便拿過一張小桌子來，放下一個小枕頭，命人請。

一時，只見賈珍，賈璉，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。王太醫不敢走甬路，只走旁階。跟着賈珍到了台階上，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，兩個婆子在前引導進去；又見寶玉迎了出來。只見賈母穿着青綢緞一斗珠的羊皮褂子，端坐在榻上，兩旁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頭，拿着蠟拂，漱盂等物；又有五六個老媽媽，雁翅排在兩旁；碧紗後，隱隱約約，有許多穿紅着綠，戴寶插金的人；王太醫便不敢抬頭，忙上來請了安。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，便知是御醫了，含笑問：「供奉好？」因問賈珍：「這位供奉貴姓？」賈珍等忙回，「姓王。」賈母笑道：「當